

皇

明

疏

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八

國是一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日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

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

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
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
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
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
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
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
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
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
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
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
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

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
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
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
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
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
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
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
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
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
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
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亡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隆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

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願肯之言則察
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許肯之言則容而
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衆賢並用
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
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
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
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
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
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
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
美名食稻水錦之徒護理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寞

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
朝之故事何所據耶 先朝自楊漣之外未聞起復
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
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
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
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
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
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
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
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
為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

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辭一見俞允
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
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
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
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
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
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
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
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
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
國哉昔富弼有母養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

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
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下以為議且從而為
之辭所以豫為已地也群臣起服大臣不以為非且
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
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
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
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
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
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
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
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

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群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群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醜顏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採衆言定

國是以便遵守跡

王璉

臣嘗觀嘉靖六年十一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劉濂錦衣衛副千戶鄭璽整飭甘肅兵備副使趙載分守西

寧道右叅議李淮分巡西寧道僉事高登等勘哈密
土魯番事情皆身親歷履真知灼見而發為議論所
以定國公是也既以具奏而未見兵部奏著為令永
行遵守以致今日紛紛迄無定論趙載李淮高登等
之言曰哈密之不固有三忠順王鍵臣屬半是回
回種類外雖臣服內實不服上下之間易生嫌忌一
也夷虜嗜利得我金印之權主客夷貢事中間憑藉
聲勢勒取物貨西域諸國積成讐恨二也其國去肅
州幾二千里受敵諸夷道路遙遠我難為援三也以
不睦之國積疆敵之怨無救援之資宜不免於敗亡
矣是以世方再傳遽為俘虜節年經累費我財力隨

復隨失迄今未定先日邊臣之議有曰速壇拜牙知
亡國之人不宜復求再求安定王孫把刺即宜如陝
巴故事立之又曰奄克字刺之子孫哈密都督宜如
罕慎故事立之二說俱皆有據把刺即其詳未悉奄
克字刺故子札吉字羅新襲父職見在肅州但今不
難於得其人而難於不得其時不得其勢何者哈刺
灰畏兀兒二種哈密之喬木也罕東赤斤等衛哈密
之羽翼也瓦刺諸夷哈密之輔車也罕慎之復哈密
彼時瓜沙苦峪等族部落蕃盛瓦刺係罕慎至親哈
刺灰畏兀兒兵力疆盛又乘速壇阿力方死阿黑麻
新立故能鼓舞夷兵克復舊物我量為賞犒不至大

費陝巴之復國部落尚二千四百餘人肅州官軍一千一百員名調到各該族番兵一千四百餘員名護送過州及到阿赤地方迎遇瓦剌達子緣奄克孛剌係罕慎親弟又思我朝恩威一同護送陝巴方能復國而我賞賚牛種之費比罕慎增多數倍彭清進兵哈密甘肅兵二千名夷番兵二千仍令奄克孛剌賞誘瓦剌為我鄉導雖抵哈密不能大捷損失亦多此皆往事可為証鑑目今哈刺灰畏兀兒二種皆不滿百根本弱矣瓜沙兒為逆酋効力赤斤苦峪等族部落離散羽翼剪矣瓦剌聯姻於彼附合方密輔車失矣西海達賊西犯瓜沙東窺苦峪勦敵增矣土

率又無新立內爭之禍時無可乘矣欲如復陝西者
以優把刺即立罕慎者以立亂吉字羅我兵非滿萬
不可入今河西一鎮倉廩空虛士馬彫敝善為國者
先料內以敵外不務外以忘內未知兵馬可調遣集
否耶縱我能集兵土魯番不復拒命送彼之國然
我能立之能久守之乎彼之根本羽翼輔車無一可
恃恐不旋踵又復覆敗我之糜費甚艱彼之喪失甚
易今日之把刺即與吉字羅其前日之陝巴罕慎乎
祖宗封建甚易今日繼復甚難亦獨何哉蓋此時脫
與諸夷勢方犄角臣彼臣也封爵之外別無所費是
取人以益我施虛名而受實利順而易也今日彼之

宗廟丘墟城池坍塌部落散亡甲兵錢穀皆仰於我
是割已以餉人圖虛名以受實禍逆而難也矧今日
守成之兵與祖宗創業之兵萬有不同而又有財
之盈縮勢之難易大相懸絕乎昔范仲淹備西夏建
攻和守備兩策亦不過乘時度勢審已量力隨事制
宜而已原兵部議奏六次未允之疏大要開彼自新
之路諭我寄住之番放出先人齊回賞賜以慰遠夷
之心及准新來夷入貢以羈縻其向化之念先任提
督軍務今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反覆以理勢經權為
言尤以脩內治為本是即仲淹盟好為權宜攻守為
實事之意持攻和守備之策酌理勢經權之宜今

日急務正在於此近者土魯番節次叩關求貢已經
議呈奏請仰淹所謂元昊未嘗卹衆而輒求通順實
欲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茲其時也合無
容其貢使降 勅一道切責往昔犯順之愆索取先
年搶掠之物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姦用羈縻之術以
緩其謀彼聽順縱欲反覆數年乘此閑暇脩我邊備
嚴我內治以求守備之策守備之策莫要於兵與食
也方今肅州主兵不足添設遊兵三千其二千俱係
甘州山永涼鎮抽選隻身應役逋逃不時范仲淹所
謂土兵在邊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義則怨
起此其時也如得移其家室聽其完聚戰則相救守

則相安以前日之法處 今日之兵通逃或可免乎
肅州之兵坐食者衆耕作者少田皆荒蕪米價騰貴
范仲淹所謂代兵乂而不代日給廩食月給庫緡饋
輸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此其時也昔趙充國興
起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令帶甲之士隨宜
開墾大功克舉以 今日之兵倣前日之法食可少
足乎此外或募兵塞下或輸粟河東多方經畧並行
不悖兵食既足守無有不固者矣守備既固然後徐
議攻戰小犯則止用肅州之兵大舉則繼以河西一
鎮之兵再以陝西三鎮之兵或堅壁清野乘其怠而
擊之或分番迭出候其憊而掩之或要前衝後出其

不意而撓之。我逸彼勞，勝負自判。我之勢既不可已，則土魯番之通心日消。瓦剌見彼通好，亦將漸思效順。沙瓜諸夷亦必漸以歸附。我復結之以恩以固，其必從之。念哈刺灰畏兀兒、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亦漸生養蕃息。復於此時擇把刺即及訛吉字羅器、宇材識孰可統民為下信服。二人不可仍擇於二族，不可則拘別族擇之。必務得其人，加以封爵，又須懲往昔回達不睦之弊。將沙州都督隨從輔佐并將赤斤、苦峪等族大者照依原衛，小弱者使之歸併就於各族內選根基材識者二人。如畏兀兒事例，授以都督原族指揮，仍聽世襲管領夷衆俾之共輔忠順王。

然後議脩苦峪之城如先年事例安插各夷就彼耕牧一以協和其上下之心一以蓄養其精銳之氣土魯番敢入侵擾小犯則聽彼自行捍禦大警則使其飛報我兵從而援之固守此土苦峪既守然後徐圖哈密再候土魯番國內有故西海達賊無警之時轅處衣糧牛種賞犒等項務令各帶親信族屬君臣共得二三千人送還哈刺隨住回回種類不許專權與政仍勅令忠順王通將瓜沙等各族節制遇有寇警聽其調遣應援各族既統齊心協力哈密自固中間脩復處置節目事宜悉聽臨時就事議處奏請定奪施行昔兵部尚書馬文升送還陝巴之日勞心

焦思經略十有五年而功始就彼何時也尚難
此今日之議既十五年矣夫圖功者不患乎無時之
可乘而患乎勢之不便不患乎無勢之得便而患乎
兵之不備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
終身不得未能有為於今日而責效於十五年之
後亦難矣唐澤劉濂等之言曰即今議處土魯番占
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
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
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
為之勞征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
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夫所議兼

此三者因其議而申言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馬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望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危刺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沙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等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虞而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而饋餉難通五也况哈密地界羣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疆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掣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

則我難久勞此皆必危之道非永安之策也昔唐
太宗黷武高麗而後世議其非我 皇帝息兵交趾
而天下蒙其惠竊以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
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伏望 皇
上以古為鑑以 祖為法以許貢為權宜索還城池
存我經略之名而漸圖興復宣諭酋長開彼効順之
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
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艱糴之急募民廣屯塞下
以濡足食之源候我無不脩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
然後惟 皇上之欲為保瓦剌屯苦峪城瓜沙興哈
密襟喉西城拱衛中華復我 太宗之舊規成 孝

宗之素志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宋富弼
願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者非忘戰也亦以中國腹心
外夷枝葉不貪邊功不起邊釁以休養中國耳安西
唐之故地也淪隔土番當時欲求其地李德裕曰安
西去京師七千里假令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
戍何以興發何道饋輓天德於京師最近力猶苦不
足况七千里之安西哉縱得之無用也哈密猶天德
古今一揆敢以富弼李德裕之言為 皇上今日獻
若高談衛霍自許甘陳生事外夷勞費中國乃四海
安危所繫不可不察臣嘗反覆熟讀都御史唐澤等
所議知其能博古今之學明濟時之務深加敬服及

臣親詣甘肅宣布 皇上以大字小之仁神武不
之威而唐澤等之議賴以不疑果斷行之其曰順則
綏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為之勞師處置
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又曰
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
番之求貢理可俯容蓋欲善戰不恃兵力防患不忘
武備尤集議中之要語臣竊謂都御史唐澤當地方
殘破之餘竭籌畫救補之力肅州之兵糧漸集回虜
之入寇遺挫雖趙載專任肅州而非唐澤調度則莫
能專行澤等不當自鳴言功者竟弗之及公論惜之
肅州得捷而弗及澤假使肅州失事能不及澤乎澤

南人家屬在邊不服水土疾病呻吟有死亡者澤情
無聊每欲踈乞養病臣再三勸止恐不能留及一代
替之人喜功生事輕變澤等順撫逆拒之議專恃兵
力不尚德化流毒軍民貽患地方如前日之事雖畢
竟罪有所歸如生靈何如地方何伏望 皇上以堯
舜敷德格苗為心恪遵 祖宗通貢羈縻舊規不為
羣言搖惑特 勅兵部查照唐澤等前項原奏處置
哈密土魯番順撫逆拒事宜定為國是著於籍冊頒
行甘肅令鎮巡官騰寫懸掛公署永為遵守仍 勅
吏部如遇唐澤遷轉照例用北方年力精壯之人訪
求識見如唐澤者推用接管處置則畫一之法世守

不失而邊境永得保安矣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

浦鉞

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進則治
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見 陛下於尚
書林俊陶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文復用委
任守備 溫旨一下人心惶怖皆謂嘉靖之治猶未
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聞大息者不獨臣一人也
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羣小以致大臣若劉
大夏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
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糜亂天下殘傷國本
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

小人爲天下急務於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天下之
公論才猷關天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
矣於太監秦文等爲寧彬之逆黨雄銳之羽翼乃罷
遣閑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
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邇者 陛下圖治之心
漸不克終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貶斥既以摧折
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阻撓大臣展布之誠
政下閤宦章疏累上而不行事係貴戚觸犯一及而
移怒是於君子始焉進進而終不能用於小人始焉
退退而終不能遠不能遠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
黃緣之謀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

之者不獨一秦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
心而相悖去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
去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於
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
昔日所應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秦文等今日猶
為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
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
之治也所以恐其進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
也陛下整紛未久殷鑒不遠進退之間可無所庸
心耶伏願陛下惜林俊等老誠忠愛之臣收回致
仕成命仍留辦事覽給事中黃臣慎用奸邪之奏

革去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任大臣處以優容之禮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施設之柄以發其器能不奪於羣小之私以撓其權不昵於貴親之恩以沮其志遠小人亟除奸惡追其引用之自以發其奸重其法律之施以詳其禁宄其要求之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搖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乘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志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快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垣其有臣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機決而朝廷之政可清祖宗之業可光繼

述之孝不衰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災異
平之治可復皇於今日矣

明大姦以廣言路疏

李學曾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之失周萬世之慮不
設丞相分列六部都察院以及諸司各守其職勢不
相軋一切政事各自請旨奉行無敢侵越此我

太宗文皇帝始置內閣叅預機事擬議於內者宣階
未峻則無專擅之萌幹理於外者分職授事則無總
攝之弊況太祖之設六科都給事中及諸給事中
關聯六部諸司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以警
畏百官外列十三道監察御史出則巡視方岳入則

彈壓百僚雖與都御史相涉而非其屬官直名某道
不繫之都察院事得專達都御史不得預知也此皆
聖祖建官制事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之司
廣聰明之德其任六科十三道者亦非細也况官小
則勉於其職員衆則爭於進言雖有朋黨之徒不能
人人盡箱其口而結其心陰寓激勸誘掖之法甚深
速也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奏為懲奸黨以
治國體以隆新政事其所言原任兵科給事中央道
與大學士楊廷和訐奏事情臣等不暇深論今但即
澤所奏有乖於祖宗成憲陰逞大奸之計中傷言
官不威立黨欲塗朝廷耳目之司以壅蔽陛下

聰之德數大罪為 陛下言之夫六科為 天子

親吏叙進還轉俱疏名請 旨吏部不得預聞也

滿給由但經吏部都察院亦不得與舉置也至於御

史以監察冠銜始而入道都御史不過考其刑名授

職既而出巡畢必各道掌道御史參考無推奸避事

情由合呈都御史題令回道管事事不盡由都御史

也至於舉劾大臣建言利病見任堂上都御史當劾

即劾仍回遞具劾揭帖與之都御史不敢不受是不

得籍制也六科係近侍官原非都察院所可舉發十

三道御史係風憲官得互相糾劾都御史本科本道

掌印官原無劾奏給事中御史之言百餘年來成法

已定不知澤何所見而一旦欲紊亂紛更以重立大
臣之威以閹奪天子之權此其罪之大者也夫制
亂當謹於微除奸必防其細今澤謂大姦大惡關係
機密緊急事情方許科道官各另陳奏臣等誠不知
其可也使奸惡而至於大事情而至於緊急亦已晚
矣古之有國所以受莽操懿溫之禍而不能一一收
曲突徙薪之功者奸惡大事情急雖言之無及也凡
兩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職者俱得劾奏或大班面
劾及諸人有不公不法俱當劾奏此舊制也未聞必
中外臣奸貪至於負國殃民然後科道始會本劾之
澤所云也我祖宗所以許科道劾官或會章或

獨舉者正以人情好惡有偏正事勢所關有離合此
或不言彼必言之廣進人言暗消朋黨也必如澤言
事須會本舉劾萬一有偏執誤拘之人或奸邪儉巧
之黨蠱惑衆聽暗主一說是科道終無劾官之舉矣
况科道有所舉也其不被舉者必嫉之曰此市恩也
其有所劾也被劾者豈肯安然受之必曰彼報怨也
凡科道有言必中二者之毀是終無可舉可劾之事
况衆人者方以全大體為自安之計假公議為弭謗
之端凡仕宦通顯未嘗不護已短而畏人言也去年
陛下即位斥逐羣奸而鯨鯢尤多漏網繼考京官而
狐鼠尚爾潛身如澤之言是箝制科道明用邪術甘

蹈交結朋黨擠排言路暗邀人心之罪而不顧也夫以文彥博執政而安唐介之劾司馬光議法而受蘇軾之辯公議大體固在忠良清正亦無損也為今之計正恐科道不言奸雄得肆而澤顧乃謂奸邪小人假言責而橫行密勿大臣避嫌疑而求退上言大臣德政太祖高皇帝之所深惡也澤乃歷數尚書喬宇等姓名而有同心協德仰承恩命日夜憂勞期荅聖眷之語又盛稱大學士楊廷和等內而輔養聖德外而贊理庶務尤忘身家之禍福力辭定策之封拜甘媚權要敢為比周而不知上有天子之尊為可畏下有士大夫之公論不可違逞諛詞於滿紙

舞大奸以禦直不意今日之彭澤乃敢首犯 太祖
皇帝上言大臣德政之法不復顧也蘇頌有言二三
大臣自相位置君君長誰任其咎臣等正以今日
陛下春秋甚富謙讓未遑在位大臣正宜恪守 祖
宗之成法深懲盈滿之得禍以慰縉紳之望以篤神
明之祐而澤乃敢肆無忌憚面欺 人主欲以箝科
道之口幸矣哉我 太祖之不立丞相也若使如澤
等者為之臣等恐如古奸臣藏袖中不出之跡稱殿
上畫可之旨不知何以事 陛下何以制百官何以
自處其身矣且史道之事既以奉 旨下吏部叅看
矣與兵部原無相干也楊廷和既已奉 旨下吏部

參看矣與兵部原無相干也楊廷和既已自辯矣亦非與澤有掛碍也既曰不知所言何事澤不必言也廷和既訐道會救免王瓊陸完許泰等彼固以道為罪矣澤亦從而訐之曰道救免王瓊陸完許泰等而不救此三人者事在一史道况瓊乃澤之讐也吏部叅稱史道合咨送法司提問猶存大體而澤乃曰拏送法司道不足惜也啟言事得罪拏問之端則自澤倡之也給事中徐景嵩陳江以論工部左侍郎趙璜不得其言引疾相繼求去至高蹈也璜不知避安受尚書之拜章僑論之是也而澤乃目為邪佞輕佻以黨璜况僑論兵部奏擬江西功次冒濫心實銜之故

因以報僑臣等詳推澤之此舉可謂得扶同奏啟之
妙術下排擠言官之毒手矣臣等歷觀兵部之事自
澤受任以來奏擬事情不蒙 准允且以奏擾斥之
者亦多矣彼每諉之曰 主上不見從內臣不肯依
今此奏之出何 旨意諄諄一一見從也臣等詳之
恐不盡出 陛下意也恐此事 陛下亦不盡知也
臣等六科十三道 陛下之耳目官也廣聰明防壅
蔽 陛下之所急也如知之肯令人箝制臣等於下
而致 陛下孤立於上不聞天下之是非不知百官
之奸正以遂朋黨之私乎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
今日之六科十三道合行事宜 祖宗之成法一一

具在也今日陛下之命臣下辭令所貴者在嚴簡

也陛下春秋甚富謙讓未遑臣等願當論思代言

之責者事加慎重正以陛下聖德日進回思今日

之事能不一一推問某事之旨何以如此當時何

以如此則誰任其咎哉臣等尤願陛下聰明躬攬

政柄威福不移不但知蘇頌之有禮念田蚡之除吏

而已况箝制科道正德年間自劉瑾始瑾猶知六科

係內府之官但時假武宗皇帝之命以制之十

三道御史則降勅都察院俾御史不得徑自言事

後瑾誅死該御史舒晟等奏准革止而六科之事亦

題如舊不意今日文官中之彭澤乃為昔日內官中

之劉瑾內外倡和眩惑 聖明特降此旨以制言官
臣等不足惜 祖宗成法自此變更 朝廷耳目自
此壅蔽朋黨奸惡自此盛行則深可懼也縱使此
旨遂行臣等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寧得罪 陛下安
敢違 祖宗之法箝制同僚彼都察院吏部雖不可
必其何如要之亦惟守其舊章而已是今彭澤所奉
之 旨彭澤一人之所建明也伏望 聖明收回前
旨察彭澤具奏之端如有附下罔上立黨行私情罪
亦宜究治以懲不度之臣再乞 聖明特勅諸大臣
及臣等言官有官守者務各安其職有言責者務各
盡其忠以布 朝廷之德以安億兆之民勿徒以訐

辯相高以權勢相軋壞 祖宗之典貽身家之禍再
照彭澤中年歷官頗有勞勛 新政之初臣等科道
連章舉薦誤蒙 召用不意晚節大生謬戾遽虜橫
行內寇崛起不能調度得宜即時逐滅方且酣飲狂
談招權立黨上則欲紊 祖宗設立言官之良法下
則欲陰庇歷年被劾不退之邪徒國是不定士論憤
懣臣等昧知人之鑑罪何可逃况澤言今後吏部選
科選道尤宜加意詢訪學行老成諳練治體者方許
擢授則臣等理當奪官不言可知亦望 聖明通將
臣等六科十三道見任者一時盡罷別任賢能以舒
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風慚臣等不勝至願

遵成憲開言路疏

汪珊

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奏為懲奸黨以重

國體以隆

新政事因罪新陞僉事史道論奏大學

士楊廷和而波及於臣等科道聞之不勝駭愕竊謂

此言路開塞之機人情通鬱之會世道否泰之運

社稷安危之端所係甚重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昔

唐憲宗問宰相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憚人以此熒惑上

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

霆之威人臣進言於上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今

乃欲摧抑之非社稷福也憲宗曰微卿言朕不知諫

之益憲宗初雖誤於聽聞及聞李絳之言幡然後悟
遂成中興令績臣主俱美光昭史冊誠為可尚大抵
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社稷以安言路塞則人情
鬱而世亂社稷以危此理勢必然不待智者而後喻
也在昔堯舜湯文之聖立諫鼓謗木上自公卿大夫
下至嫠御工瞽無不得諫所以明無不照而天下後
世稱治之極迨夫漢唐盛時雖治不古若而官以諫
名亦得各舉其職是故一時之公論以明國是以定
而淮南之謀寢而不發佞隋之臣效忠於唐漢至王
氏擅權惡聞其過欲重言者之罪遂成新莽之勢而
正論之士皆結舌而不敢以上聞李林甫不欲人言

諷諭立仗之馬一鳴即斥故循默成風以言為諱因
貽祿山之禍唐之社稷瀕危以此言之則言路開塞
果關於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否乎我聖祖高
皇帝灼見此弊故設立六科十三道等官各寄以言
責之任但有見聞許具奏彈劾蓋所以開言路通下
情以防壅蔽之禍以崇社稷之基以杜大臣顓權
之漸以昭聖世平明之治神謀遠慮可謂至周
悉矣陛下繼統之初發明詔首開言路崇獎直
言之臣天下忻忻以為大聖人之所作為自出尋
常萬萬澤荷陛下眷遇之隆素負一時之望臣等
將謂澤必導陛下以堯舜三代之盛祖宗成法

在所必導不意不加詳思反導 陛下以拒諫之計

夫史道論奏楊廷和其言之是與非自不能逃 聖

鑑之下就使其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夫懲羹者

不必吹壘畏噎者不可廢食澤乃欲因此壅塞言者

之路沮壞 祖宗之法使科道官類不得風聞言事

臣等恐臺諫之氣自此而沮循默之風自此而起行

將畏威避禍杜口箝舌而不敢明目張膽復言天下

之事誰啟之耶 陛下之耳目誰與寄天下之人情

誰與通隱伏之禍機誰與察其為壅蔽之患豈小小

邪澤之言曰糾劾大臣必其姦貪不職負 國殃民

者是也然必欲會本章則夫獨立敢言如唐介忠

憤激烈如朱雲者偶有風聞果可抑之使不言乎此其不可知者一也澤之言曰選科選道尤宜諮訪學行老成諳練治體者是也然必欲聽堂上及掌印官叅奏則是東縛風示不欲直言之意復尋逆瑾之流弊非復祖宗之良規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澤之言不許懷挾已私或為人市恩復怨者是也然止及於四品以上則夫五品以下固不妨於懷私市恩乎此其不可知者三也臣等故曰澤導陛下以拒諫之

計伏望皇上仰惟祖宗之成憲深鑑蒙蔽之隱禍允踐近日之明詔毋怵於先入誤中之訛言如蒙特降綸音收回新命仍遵祖宗朝故事許

科道官各得敷陳所見不復拘以會本以自阻塞則
言路開而人情大慰風聲動而治化日隆矣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陳時明

切照前歲甘州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銘之死總兵
官李隆為之也李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虐害忠良
實天下之大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已該都
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魯綸御史喻茂堅田
麟等先後交章為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 朝廷
惜紀綱忘顧忌據憤懣以曉 左右也繼而巡撫甘
肅都御史陳九疇領部咨密切訪察巡按陝西監察
御史劉翀奉 綸音蒞治其獄二臣祇承 聖意訊

諸奸黨質諸輿人不縱不刻圖惟公平於是許銘忠
國之心受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
末靡不悉得獄具上諸朝陛下下之法司詳勘
依律以奏請奉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
同多官從公再問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
衙門文武之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衆之地秉公覆
審咸曰李隆法雖罹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
罰法司所據惟當奉聖旨這事情重大還差三法
司錦衣衛堂上官各壹員前去彼處從公勘問明白
來說各寫勅與他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致疑此不
必差而復差者也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

以為言內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楊淮等之招
撫按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審相同是宜速正
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
差官勘問正欲慎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法豈有遷
延徇徇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
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真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
之惡許銘之寃已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
者蓋欲威斷出於 朝廷使天下凜然知畫一之法
不可犯雖河西之人亦將膽落曰 天子明見萬里
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安而隱忍不言
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國有常刑臣以是不

避斧鉞復瑣瑣以瞽言進嘗讀易旅之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又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已聽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無可疑議者乃復遠動有司竊以為此舉或過矣况陛下平日所託以為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勲三公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已勤而不信則撫按之

臣不勝任矣甫於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使則日日隨行朝著者此何人哉且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亦就其職事少閒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鬼域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聖意否耶為恐獄有冤濫薄釋詿誤望降一勅旨於撫按之臣亦能上體德意若但求李隆直情往來踪跡陳九疇備詳之矣罪犯重輕劉卿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而

已矣雖有他能其柰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黨江西之變其為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郡將及甘州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馬來洗甘州遂潰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四出撫安仍急張告示諭以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衆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詿誤者衆故畏罪者多勘官之往彼自疑曰首謀已擒勘官復來無乃搜索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隆既為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與俱至甘州誰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

罪大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相助圖為邀
劫之謀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密則南走亦不勅
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濮固懷恩於時悔之其能
及乎蓋事久則變生勢窮則慮易固其理也臣所謂
不必差官而復差者又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
說有五不惜一一為 陛下陳之稽滯 天討蓄天
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
復使之驚惶二也設有疎虞他日必為中國大患三
也事出 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耻
四也壞 朝廷覆審之例後必踵以為常五也伏乞
陛下收回差官之 命早置李隆於法於以釋中外

之疑於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無
於死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遁憲典之誅姦
也事雖一端勸懲攸係惟望留神省察無憚更張
實在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臣待罪言官妄瀆
天聽無任戰慄之至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

竊見近日山東僉事史道舉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
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
甫畢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
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
黨小臣也道路喧騰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

而後朋黨之說起以國步之厲階縉紳之禍阱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為君子而亦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履轍既昭後車不戒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其亦可畏也已况自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姦擯矣檻虎潛復噬之

威元員汰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乎邊境此其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忿倒戈自攻以快一己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疎彼方旁觀竊同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安彼此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也而顧胥譖胥怨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啟覲觀觀望之心此何為哉譬諸泛舟風濤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

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私忿可快而天下之
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祖宗之社稷可痛
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成祖文皇帝設為是官
定秩五品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國
初章疏日簡總覽在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世機
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
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視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
之輕是以逆瑾恣專權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
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
之後內閣大臣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二日擬
票由中後霜滋堅冰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

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慮變謹微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夫朝廷者衆正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陛下清心觀理虛已察言明治亂之歸審邪正之辯大奮乾斷主張公議勅下大小臣工念茲

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衷合德同寅協恭為大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廣弘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竭體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自阻為小臣者以官為守務有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兩公非任天下之重而無忌小嫌先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衆言矛盾折衷於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皇極

國論與輿論不相同公議與私議無所抵牾秩分
以相安同心有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刎頸乎許國
之盟緣僞朋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剗激論以惑人
者自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
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股肱
安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典彈冠之慶小人有
所畏而不復染指之萌以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
體以臣工之和輯致國家之治安其為宗社之
福莫大矣仍乞陛下詔楊廷和等急出供職以終
太平之功將史道薄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也臣不
勝戰慄懇祈之至

採輿議以定大計彌遠患疏

曾作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外守備
事權太重積威所劫愚民死心承順武臣恣肆捶楚
平民被殺無敢訟寃又稱留都遠隔江淮將臣權重
人畏可為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統年間例更用等
因荷蒙 采納下公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
憲會同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鉉等議得守備權
任委實太重久任不易原非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
舉合行令自陳嗣後公侯伯賢者一體推代則事權
不偏重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喜且懼以
此為 國家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臣工寡所深慮

今聖哲英斷固和濟相成之幾也然又以鵬舉世緣勲蔭貲富無倫中外寵要多所交識公侯勲戚半屬婚姻勢盛基固恐未易動搖既伏奉俞旨衆迺加頌嘆曰真大哉聖人也圖永燭微燕翼垂裕固宗社生民無疆之休也及鵬舉自陳兵部覆議題奉聖旨徐鵬舉不准辭還着照舊管事欽此群工迺相驚愕竊惟諸臣忠謀非一人私議陛下業已乂知迺今忽異前旨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是議也臣忤叨陪末議竊見諸臣憂深慮遠之意似有未盡徹于聰睿者敢繹陳其議惟陛下救其萬死而垂聽焉竊聞談徙薪之計於火未及燃

之時則主人徒駭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清明全
盛之朝則明主固疑而不蒙察何也變固未形而事
未易逆觀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先事而陳憂未亂
而揆策者誠知夫過微之力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
文之際諸侯王賓貢以時可謂治安矣賈生迺慮
其強大難制請分其地而損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
文帝迂生之言而不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
迺知迂計先見雖聖哲有遺明而鑒往知來則迂士
有時曲中也惟聖明御極群工效忠徐鵬舉以庸
才叨靈寵微力重負將免過靡遑而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慮焉舉之有他亦非謂徐氏不當典

兵慮徐氏不當世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太封諸侯分
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共夾衛王室萬葉子孫無相
為不和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太公周召之徒至
忠也卒之諸侯强大竟以弱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
志亦豈呂召所望於後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呂召
之子孫而今欲厚望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古
江左建康金陵也長江天險昔人所勝三國五代世
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必以
金陵為意又况我皇祖開基創業根本之地哉此
豈可以他姓世典之手古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之
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以分封諸侯留都雖

遠在東南非

今日所都

宗廟社稷宮

百官固

具也是即王畿地矣迺今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

雖非錫之土徐氏固隱若有南畿民矣且奉

命守

土固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

徒見威福之柄徐氏世操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

徐氏隸是故虐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惠恤之則

感恩懷德牢結而不解夫世兵之臣為衆所畏附與

大得衆心者皆古人所忌是故其仁其暴皆非

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氏世典南畿兩都相

望徐氏與

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嫌遠偏尊君卑

臣之道也且

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世其土世

爵而不世其權是改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職民而典兵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奪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而君無叛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兵職民獨與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親王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團營兵柄諸功臣猶數易歲更無得世任者留都遠在數千里外廼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同軌也周之東郊猶今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陳畢公相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易也且國家初制不啻十倍

南都士大夫雖心知之然無敢私議者况敢為陛下
下公言乎夫為徐氏而忍負陛下非忠也故敢冒
萬死進愚說焉伏惟聖明矜其狂而寬其死臣無
任恐懼願望之至

皇明源 卷之二十八 終